



汾河上

吳奚如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汾 河 上

吳 奚 如 著

長 江 文 藝 出 版 社

1957年 • 武漢

汾河上
吳奚如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3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刷廠印刷

787×1092 $\frac{1}{32}$ 開·4 $\frac{15}{16}$ 印張·99,000字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2,000

統一書號：10107·66

內 容 提 要

抗战初，作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战地服务团，到山西作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本书即以作者在战时山西农村的一些经历和见闻为题材，描写了日寇兵临城下时山西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表现了农民群众如火如荼的保家卫国的情绪，以及在共产党工作人员支持下的乡村人民政权和抗日游击武装的建立。作品中所出现的人物，诸如旧乡绅何东，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代表——旧村长刘存古、农民抗日积极分子赵老七，以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韩先等，都刻画得比较成功，音容笑貌跃然纸上。本书初版于一九四一年，现经作者修订重版。

新版題記

这部作品写于一九三九年的夏天，那主题思想，是作者对于抗日战争初期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一些观察和推断。题材是借助于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初期华北战地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和见闻，当然，其中也有许多为作者个人的想象和预感。

一九三九年，重庆新华日报社有计划出版一批文艺作品，这“汾河上”就是其中预定的一本，而且也是交稿的第一部，不料当时送交国民党反动派的书刊审查机关审查时，受到了一个最大的迫害——“不予通过，原稿扣留！”不消说，国民党反动派是颇害怕这“汾河上”的风云的。后来经过半年之久的反复交涉，才肯将原稿发还，但那上面已经涂满了朱笔纵横的勾叉和“批语”，也就活活地留下了他们“咬牙切齿，胆战心惊”的痕迹。对此，我却不禁有些得意而且微笑了：大约这“汾河上”的表露，对于他们那不妙的前途作出过早的揭示了！因而我就更加固执地一定要使这部作品出版，让他们们的神经更加错乱下去！

天下顶顶痛快之事，孰有过于此哉？！

然而，这“反击战”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是无法施展的，于是，我只好将希望寄托于香港和上海的出版界方面。那时，

胡愈之先生恰好由内地去香港了，我就把原稿分批跟他寄去，以求侥幸于万一：能够从国民党反动派的邮政机关漏出，設法在它統治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而这时又不巧地碰着我正要从桂林去新四軍工作，匆匆忙忙，就格外担心这部原稿的命运了：它能否漏出罗网？能否有机会和讀者見面？而我也是否还能看到它的出版呢？以此种种，我就把一份草稿保留起来，当作我随身的伴侣了。

此后我个人的生活，是经历了前綫和敌后的战争，更参予了“皖南事变”的苦斗。在那苦斗一周中的最后的日子里，觉得临时必須当作“身后事”来处理的，除了想設法安頓一个人，愿她能幸免于难，更加健康地活下去以外，再就是这“汾河上”的一包草稿了。对于这包草稿，我是在仓猝間把它埋藏在深山里一个石洞內，其中并附有这样一紙留言——

“請你設法保存起来，当我们新四軍重返皖南时，請你立刻把这包稿件送給他們去！”

那时，我确信我們的江北縱队一定会打回皖南，而“遺稿”或将有被樵夫发现之一日的。

但是，命运却对我作了一个例外的安排——所剩无几的部队最后被頑軍圍歼，而我却侥幸地从敌人所布滿的鉄血的罗网里漏出去了！此后的历程是輾轉的逃亡，是不意的生还，是阿Q式的自得而任性，是非常的震动和清醒。由此这“汾河上”的存亡，也就从記憶里淡然若失了。

一九四六年我由延安到达华东解放区，忽然有一天从同志們的談話中，才知道这“汾河上”已于一九四一年在上海出版；然而，不幸似乎老是在照临着它，因为日本軍队就在那

年占領上海租界，它又第二次“蒙難”了。所幸者，它已有一部分本子流傳到了華東游擊根據地，據說一時頗為讀者所歡迎；同時，同志們又轉述了在出版當時，上海文藝批評界曾對它作過一種過分的重視，給予了一個好的評價。

如此云云，真不禁令人有前塵往事，徒增汗顏之感！

說真話，“汾河上”決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作品，只不過對於當時的社會問題，對於抗戰爆發後中國的根本動態，作了一個較早而明確的反映，如此而已。而這些問題，又確是當時許多人所耿耿於心，亟求獲得解答的。它當時之所以受到讀者的歡迎和批評界的器重，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許多年後，能有一個機會讓它重新出版，我想：這對於現在的讀者，如果把它當作一個粗具形象的历史側面來看，那或者還是有些意義，有些益處的。

當此為這過去的作品寫出題記的時候，自然，我的內心是充滿了一種非常的幸運和歡樂的！對於我的重步文學征程說來，但愿這是一個舊的回顧，新的開始吧！

作 者

一九五七年春，在武漢。

目 录

第一章	汾河上	1
第二章	村长	5
第三章	冬姑	13
第四章	韓先同志	18
第五章	申訴	24
第六章	夜戏	32
第七章	村长的督訓	39
第八章	空談家	46
第九章	工作會議	53
第十章	进城去	61
第十一章	县长	68
第十二章	控告	76
第十三章	騷扰	81
第十四章	两种人的話	93
第十五章	逃亡	103
第十六章	到民主的路	111
第十七章	选举	117
第十八章	新的气象	132
第十九章	献旗	137
第二十章	新战斗底开始	143

第一章 汾河上

一九三七年十月与十一月之間，晋北忻口底战局，久而未决，成为了胶着状态。不但敌人——日本军队沿同蒲綫直趋太原的企图归于失败，而且还被我正规军重重围困着，游击部队四处截击着。它底一切后方补充綫都被游击队割断了，全靠飞机从天空抛下一点儿彈藥和面包来勉强挣扎。这很可能造成我军予以全部歼灭的机会。

敌人为了解救这厄运，就从晋东正太綫增兵猛犯，一路突破了娘子关，一路突破了正太綫南侧的固关昔阳，合趋阳泉寿阳，以便向太原前进，直扑我在忻口作战的重兵底尾閘。

这时候，我們正在榆次停止待命，准备有机会时向晋东轉进。但战局底紧张，不容許我們在榆次再作停留，于是，我們乘着昏沉的寒凉的夜色，混在一些发怒而急驰的军用卡车所掀起的尘土里，走了八十里路，摸到T县近郊底穆村，时光恰好在北国一个清朗如水的暮秋底早晨。

这村子相当大，有二百来户人家，是一个編村[●]。村头上有一条小小的村街，卖着各种日常的用品。

汽車路从村子中央通过，将村子划分为路东与路西两段。

● 設着村公所（等于乡公所）的村子，叫作“編村”。其余屬於这村公所管轄的，叫作“主村”。这是当时山西政权底基层結構。

在村子东边里把远的地方，同蒲路象一条长蛇躺在那儿，經常給人投来火車底騷扰而匆忙的声响。

村子底西边，汾河底支流，在这清晨底阳光照耀下，閃閃而靜靜地流着。在那两岸密密的蘆葦里，沙滩上，出沒着成群的鴻雁。它們安閑地朝河流深处游泳，剝食水草和魚虾，嘎嘎地喧鬧地鳴叫着。它們在这儿安居久了，毫不避忌人类。就是有人对它們投以石块，它們也不过很沉着而呆笨地划走开去，或者懶散地伸开着长大的翅膀，低低地掠过空間，消失在那如雪的蘆花深处。

在河流不远的左右兩側，縣延着峰巒重迭的群山。那是呂梁山与太行山两者尽头的余脉。在那些群山底岩縫里，或者切断面上，随处都暴露着晶黑的煤层，以及深褐色的鉄苗。这是世界上煤鉄最丰富的地区，煤鉄底气息散布在空气里，令人呼吸着的时候，都感到一种沉醉。

一条狹长的平原和汾河一道，和同蒲鉄路一道，就夹在这縣延的群山之間。从太原起，一直延展到风陵渡。全山西底大动脉，跳突在这儿。在这狹长的平原上，在这閃亮的美丽的汾河边，田野以熟透了的黑土，养育着棉花、小麦、小米、烟叶和杂粮。窄軌的同蒲路，以和动力相称的速率，带来了鋼鉄底筋骨和血液，近代工业——棉織工厂，面粉工厂，卷烟工厂，呢絨工厂，皮革厂，电厂等等——在沿同蒲綫的許多城市里建立起来了，生产出足够的并以廉价向外省傾銷的貨品。海外来的“洋貨”，江浙津汉等处生产的所謂“国貨”，都被課以很高的捐稅，使它們不能跟本省工厂生产的所謂“土貨”相竞争。这是以“土貨公司”統治着，关稅保护着的。在太

原，鋼鐵工業，化學工業，也被有計劃地創立起來了。其中最主要的，有那在全國少有的，能製造重炮的兵工廠，規模不亞于過去的沈陽兵工廠。有在東亞也不易多見的最新的宏偉的煉鋼廠，那是由德國工程師所設計的。此外，還有酸素廠，酒精廠之類。

每一個城市底古老的外形在逐漸地改樣，馬路修起來了，裝上了耀眼的電燈。商店底門戶不僅是石庫形了，買賣不僅在曲字形的櫃台上進行了，商品不僅在木架上堆列了，代替以洋房子，玻璃櫃台，玻璃櫥等。東家、師傅、徒弟等名詞有了改變，新的稱呼被採用了——店主、經理、店員、工人、學徒。至于那有歷史價值的典當業、錢莊、銀號，那是不必考古家擔憂的，都還安好無恙地被保存着。不過，也稍微起了一點兒變化，那就是錢莊銀號，不光在出期票和兌票，而且還在出着名目繁多的紙幣，通用于某一市鎮與某一縣境。如果一出那一定的境界，可連半文小錢也不值了。

山西人經商的本領，是超過京派和海派的。“出外經商”這名詞，在這兒有着最豐富和最活躍的生命，同時，也是血統底傳流。孩子們一旦長到十三四歲，就被父母象歡送出征的戰士似的，被遣送到海角天涯去當學徒。將來，他們如不掙到一筆錢，是死也不回故鄉的。

“少用一個，就等于是多掙兩個！”這是他們流行的格言。

在這兒，做買賣的不僅是商人，就是軍人也在做。他們一面駐防，一面經商。那雁門關的守將李服膺底老命，就活活地坑在這上！……

除了沿同蒲綫的這一條狹長平原之外，還有那沿正太綫：

的一条相似的平原，也是很富裕的地区。只有在雁門关外，那就跟这儿有天壤之別了。

那儿所有的只是山岳、黃沙、烈风和冰雪。平坦的土地很少，小米跟高粱也出产得不多。人民象螃蟹似的盘踞在深沟底窑洞里，全靠山坡上的黃土生长一些山藥蛋来活命。……

同蒲綫与正太綫底尽头，西南两边，为波濤汹涌的黃河；在北边，是长城、雁門关、五台山、恒山；在东边，是娘子关。河山險阻，关塞坚固，真可算得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所在了。

两千年前，晋文公能够在这儿称霸一时，而且逐鹿中原，那不是沒有理由的史事。

然而，現在，外来的敌人——日本軍隊底鉄蹄，已經踏破了雁門关和娘子关，并开始蹂躪着这两条丰饒的狭长的平原地帶了！

在这战局极度緊張的时候，我們到达这同蒲綫上頗为重要的一点——穆村，是希望能够为祖国底战争服务，做点儿动员民众的工作。

首先，我們得見到村长，跟他談判一番。可是在村公所里等了許久，还没看見村长底影子。

“呃，村长还没有起床嗎？”

“是，……不过，已經又派人請去了。……吓吓，沒有法子，只好請各位先生耐煩点儿吧！……”

一个手里提着很大的銅茶壺的公役，一面給我們倒着热騰騰的开水，一面用話安慰着我們。

第二章 村 長

朝阳底金色的光波，从院子里斜射到村公所底客厅里，給各种家俱涂抹着生动的彩色，造成了明窗净几的风韵。独有那壁間悬挂着的屏联，那案头陈列着的綫装書，却象不习見阳光的蠹虫似的，萎縮着，并散出一种樟脑与汗臭相混合的气味。这气味，只有在禪林道院里可以聞到，它会使人生出一种淡泊与靜止的感情。不知什么原故，在山西，就連那些頗高的衙門里，也充滿着这种气息。

“干么还不見来呢？……他媽的，这样大的官架子呀！……”

錢葛里显然等得不耐煩了，用他那丘八勁儿在憤憤地詛咒着。

我立即向他瞪了一眼，并警告他：

“稍安勿躁啊，同志！”

“哼！——”他底头一偏，表示着抗議了。

他是一个年輕的小伙子，短小精悍，敢作敢为。他出生于辽宁一个穷寒的农家，十三岁那年，就投入張大帅底部队里当了一名小伙子，跟着部队，走遍了东北和关内各省。十年过去了，他已升为那位失了家乡的“少帅”名下的一名列兵，儼然是一副真正东北軍人底味儿了：倔强而灵利。去年春天，国内战争还未停止的时候，在陕北甘泉一次战役里，他为那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的呼号所动，

慨然高举步枪，摇着白手卷，投降红军来了。

其后，他当过在火线上喊话的宣传员，也干过秘密工作。内战停止后，他被挑送到“抗大”学习，学会了好多套本领。毕业后，他参加了战地服务的工作。……

“我……要倒在这大炕上睡他妈一觉了！”他用手抱着头，抱怨地说。

昨夜底行军，他始终是最精神的一个，现在一休息下来，也是最先感到疲劳的一个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门帘突然扬起，从外面塞进一位白胖的绅士——他就是我们所久待的村长老爷。

这村长底一举一动，笔挺严肃，一定是在省里受过军训的。他不象别处的文官们那样文弱，那样长袍大褂，竟是戎装革履，挺胸直颈子。他一进门，还未来得及取下军帽，就急忙朝每一个客人拱手为礼，一团和气。他那血色纯正的有红有白的柿饼形的脸上，差不多连每一粒汗毛孔都涌出了笑量。看来，这是一个易于交接的人物。

“啊啊，”他正步走到主位上坐下，十分亲切地说道。“各位辛苦了，辛苦了！……呃呃，对不住，恰恰寒舍有点儿小事，有烦大家久等了！……啊，让兄弟自己来介绍一下吧——”他用食指按着了鼻尖，“我……我底名字是……吓吓……刘存古！……吓吓……”

他又用喉音笑着，并点头搭脑的。

我们将自己的名字介绍给他了。

他在我们介绍着的时候，是极其迅速的，尖锐的，用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人底面孔，好象在暗中逐一评判似的。

他底头下意識地，思索意味地点动了几次，然后很流利地說道：

“兄弟是早就很佩服你們八路軍的！……唉呀，你們呀，嗨——大战平型关，火燒阳明堡，挺……挺……挺棒！……这下，我想：活該日本小鬼倒霉了！……”他底眼睛映动着，語气也更加热烈。“嗯，咱們山西底存亡，就全在你們八路軍身上呀！……唔，不过，怎样？全开过河来沒有？陕北还留着人馬嗎？……”

他敏感地張大了眼睛，渴望着明了一切事物似的。

我們底女战士蔣超群，以非常謙虛的口吻回答了村长，最后，她微笑着，有点儿小姑娘似的神气，說：

“这次，我們来到貴处，一切还得請村长多多指教，不要客气呀！……”

“可您——說哪儿話！”村长連連搖着头，說，“鄙人是……唉唉……胸无点墨的人哪！……鄙人，这个……”

他底眼睛对她直盯，圓鼓鼓地。

我們底女战士似乎感到了拘束，緘默了。但又为了表示好意，她那嘴角抿动着，在她那圓圓的紅紅的双頰上，不时显现着两点深深的酒窩。

但是，村长底話解救了她。

“呃呃，蔣主任！……請問：毛……毛……毛‘司令’也在晋北嗎？”

“不，在延安。”

“嗨！——”村长猛然用手拍击着茶几，說，“他真是当今的一个盖世英豪呀！不过，”他偏着头，眼睛張大到最高的限

度。“他底身体发肤，到底生得怎样呢？……总跟凡人有些不同吧？……唔唔，去年冬天，京报上登过一段消息，說他忽然出現于西安，說他底头发胡子眉毛，全都是紅色儿的。并且說：胡子竟有两三尺长，一直拖到腓膝上。这……呃，蔣主任，这……可是真的？……”

“嗚啞……哈哈……”蔣超群这一下可自由了，大笑着，說，“他跟平常人一样，头发眉毛，全都是晶黑的。并且，他根本就沒有胡子。他底人品英俊儒雅，一表書生似的。”

村长象是感到了很大的失望和懊喪，他底发亮的鼻子在隱微地收斂。但他隨即很鎮定地提出了別的話題。他談到周恩来，十分稱贊着，并且說：

“去年，要不是他‘单騎救駕’，天下可真大乱了！哼，还会有今天这統一的局面嗎？……”

随后，話題轉到前綫底战事。

他是根据而且相信報紙上的消息，以为战争还在娘子关附近进行。当我们給他报告了真实的消息之后，他底紅潤的大臉上，立即挂上了一层阴影，連那凸凸的肚皮，也象陡然縮小了两寸。

“呀！——”他煩难地說。“怎么，仗——一家伙就打到阳泉了？！……唉唉，看来，那日本鬼子，是真凶的了！……唔，咱们那許多人馬——天哪，怕足足有二十万大兵吧？——怎么还堵不住一个娘子关呢？！……那是天險，从来沒被誰突破过的呀！这次，唔唔，可真他媽糟……糟……糟透了！”

他以手撫胸，嘴里深长地吁着气，叹息着。

錢葛里大約害怕这村长害了“恐日病”，立即从旁用在“抗

大”学会的那套理論頂了过来：

“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是进攻，我是防御。战争开始时，咱们失掉一些地方，是当然的事。要知道，咱们底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消耗战；节节抵抗，节节退却。用空间换时间，将来呀，哼！——将来……”

他底精辟的結論正要拿出，却很可惜地被村长底話头拦阻了。

“对，‘同志’！……将来，总之，咱们会胜利的！……当然哪，咱们怎能亡在日本小鬼底手上呢？真是！……他，日本呀，轰尔岛夷；咱们呀，堂堂中华！……哈哈哈哈哈！……”

村长大声笑着，极为得意似的。

咱们底女战士蒋超群，趁这村长欣然之际，冷冷地向他提出目前应该怎样办的問題。

“那呀，”他回答道。“看别的地場怎么着，咱们也就怎么着吧！”

“村民底动员工作，做的还好嗎？”

“啊啊，多承关心！”他非常有把握地说。“一切，都是不加不减，依照上面的命令行事的。我这儿主管的地方是：一个編村，五个主村，周围二十里，人口两千八。……咱们底老百姓都挺服从命令，要怎么着就怎么着的！……”

“有了什么具体的組織嗎？”蒋超群張大着发白的迷惘的眼珠了。

“除了村公所，还有公道团，牺盟会。公道团团长暫由鄙人兼任，办牺盟会的是个本村书香人家子弟，在太原上过中学，为人还……”